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三

覆郭意城

近事差爲順利古隆賢投誠獻出石埭太平旌德三城甯國高
瀉建平溧水次第歸誠收復四縣東壩則半降半剿奪此要隘
幾有破竹之勢惟拓地太廣守兵太單賊酋之就戮者太少難
免更有他變各路得手則羣賊冒死衝突不外皖南江西一路
現飭池青石太涇旌六城一一置守而令江席兩軍回駐江西
之石門洋塘以保饒景未知果有裨益否米鹽互市一案奉
旨交王大臣戶部核議而寄諭中於黃南翁詰責甚至原擬
以京卿保之而仍畱二品頂戴鄙人因寄帥三品卿之奏未奉

俞旨一切刪去謹請暫畱着墨無多不意亦干譴責臺諫昌
言之際彈擊生風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或者劾章甫入適逢其
會歟頃得渭春幼丹二君覆信今年決不解米大約解本色者
僅有湖南十萬石不能不勉力爲之以求有濟於津無損於湘
米石僅恃招商斷不可恃宜力講官贍官解之法望閣下竭力
經營隨時見示江西鹽章久經刊刻楚章皖章卽日刊成舍弟
募勇太多鄙人深以爲慮渠銳意合圍亦頗有愚公移山之苦
衷屢次規責誠其智小而謀大而亦未嘗不諒其拙誠也任星
元卽日旋里聞粵東軍務已竣請飛商令兄筠帥若無須任鎮
度嶺則不必更募水勇矣

與王子蕃

國藩從軍十載艱難危困之時固多而歡適順利之事亦所時
有大約吉凶閒見憂樂雜奏自前歲克復安慶池甯蕪湖東西
梁山均爲我有滿擬長履坦途無復危機不意去秋疾疫繁興
死亡萬計而羣賊援救金陵凶悍異常其危險乃爲昔年所未
見今夏秋之間乃始重履清夷波恬浪靜頃金陵將次合圍羣
醜投誠連收七縣又處極順之時不知更有他變否賤眷自京
回籍已逾十年本月接至皖署諸關廬注順告一二

覆沈中丞

研香來此晤談兩次似是近日各統領中出色之材可爲喜慰

語及韓參將渠無貶詞並云操守極爲廉潔打仗亦有衝鋒研
香已屬深識大體况克菴之賢耶景鎮浮梁一路有段劉及張
子衡之師石門洋塘一路有江席之師江西門戶之防所缺者
惟建德下隅陬一路江席之力稍可橫出攔截弟又分守徽池
七城大致周密不似去年之疎然江西之患究在北而不在南
若南贛刻無警信韓軍可否暫畱中路撫州一帶可南可北可
廣可饒伏候卓裁前派人密查江西商情據云省河以上設卡
太密商民怨咨擬派朱紫卿赴各處一查再行分別裁撤紫卿
去歲來時惠緘以爲佳士與琴西並稱連日與之暢敘洵佳士
也

覆楊厚菴

閣下天性篤摯視功名如脫屣深堪佩服惟內外江水師各營哨全交雪帥統轄恐諸將敬畏之心不如閣下在營之時據各降賊供稱金陵實有可克之望務懇台旆再畱數月約束諸將兢兢業業竟此一簣之功如果洪西授首不特閣下夙懷功成身退之志卽國藩亦斷不久於戀棧爲大雅君子所笑也目下實難出奏伏乞曲亮

與馬穀山

本省同寅但宜常通音問略去儀文以後見惠信函箋紙草書暢所欲言切不可再用手版禮節太周則真意不能不少減矣

至囑

與范雲吉

釐務最不放心者惟坐賈一事各處所報收數極少而傳聞民怨頗多前飭局查窮苦之縣卽行停抽坐賈迄今未據詳覆祈閣下悉心訪查其應抽者畱之應停者停之坐賈係本年新章餘皆前三年舊規祇要用人得當或可相安無事前派員販買貨物密查各卡擬再派朱子欽前往查明以其它心平允又爲幼帥所器重也收復東壩是此間最適意事而甚不適意者如江軍門病極危險楊鮑兩軍堅請回籍黃鎮翼升久不赴淮皆有礙於大局不勝憂灼

致沈中丞

頃接程鎮學啟信蘇州省城於十月二十五日克復僞納王等
殺僞慕王以降自足欣慰惟僞忠王竄出將至金陵挈僞天王
以僭竄此降人所供也弟思洪逆與忠酋大股出竄除皖南江
西別無他路特此飛商務懇閣下檄調韓軍回顧饒景等處前
請畱該軍暫駐撫州不知已允行否江軍門赴南昌養病斷難
速痊惟席韓同堵一路段劉同堵一路庶足自固藩籬凱章所
部六千人尙駐郴州如南贛有警弟當函商毛惲兩帥令凱章
由桂東上游來援可否伏候卓裁

覆左制軍

近日各路消息俱好蘇杭金陵三處並緊蘇州先克亦意中事
所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也惟淮事大轉殊爲可喜自十
月後各圩紛紛反陷從官僧邸至蒙城用炸礮連破數壘得解
重圍唐中丞亦攻破蚌埠苗黨張士端獻懷遠城以降頃聞苗
逆業已就擒雖未知其確否要之無能爲耳蘇城克復聞僞忠
王之計將赴金陵挈洪逆以上竄除卻皖南江西更無他路弟
令朱喻易劉等分守七城而以江席駐石門洋塘較之去夏布
置稍密然江皖之交尙少大枝游擊之師尊處克復杭州後可
前赴龍回顧景葵伏希卓裁預爲籌度少荃與尊處意見不
同所聞雲仙由海道入粵並未過皖弟派太湖水師

十營助攻蘇滬而調淮陽水師六營由滬赴淮以援義渠之急
商牘十返少荃竟不遣一營入淮鄙衷不無介介以蘇州兵事
方殷未與深論也

覆吳竹如侍郎

承示江西沈中丞相處之事規箴懇摯紉感實深弟與幼丹中
丞本無嫌隙惟漕折洋稅之事曾經入奏略有參差弟於十一
年元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係毓中丞經手之事二年又
奏撥每月四萬奉 旨俞允厥後沈帥奏請以此項漕折全歸
江西未經商酌處未免稍存意見弟恐由此生隙因致函婉
商請其酌分一二萬與敝處又咨商一次幼丹皆未允許弟亦

卽不再索不覆奏矣至九江關之洋稅弟於六月奏請月撥三萬兩奉 旨俞允幼丹旋奏請以此項先儘江忠義席寶田兩軍奉 旨江席與敝處酌撥分解八月間九江道蔡弁舟以三萬解江席以一萬五千解敝處幼丹咎蔡道不應擅專嚴批斥責蔡道一面咨詢敝處一面告病開缺弟恐覆吝着語稍勁或致決裂因不以公牘覆之而手作密緘覆之一面明弟與蔡道並無私託一面諄致挽留之忱九月間又致函畱之幼丹接弟兩次畱函適奉准假四月之 溫旨遂不俟假滿於十月初三日銷假視事國藩德薄能鮮兄弟皆忝竊高位謬司兵柄自問無一善一長堪稱斯任故兢兢業業不敢稍涉於亢茲將去年

十月致幼丹商撥漕折一函及本年八月慰留沈帥密函鈔呈
台覽非欲汲汲剖辯特使故人知我辭氣之間不敢忘遜慎之
風耳其他與沈帥來往函牘暨與各省交際文書大率與此相
類是否有當尚祈常賜箴言匡我不逮至禱

與程尚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尚未動手而建昌
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尚不少吾輩總以誠心
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
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
共亮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

誠心二字加之磨鍊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塵系實深也

覆左制軍

自蘇州克復後無錫亦於初二日收復自苗逆就戮後潁上正陽下蔡壽州以次歸誠事機可謂極順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朱萬隆李萬春苗景開等均未誅戮後患仍不可測而南岸如忠侍輔堵諸僞王其黨尙眾其力未竭江西之北境有兵無將誅根長逝無人堪統其眾段起亦因病請假硯香才識較優而

其部下無得力將領若賊復從皖南竄江景饒兩防俱難深恃
聞少荃分兵進剿嘉興想杭州餘杭之賊亦難久抗杭城一下
尊處當可分兵回顧婺樂景饒一帶但恐忠侍輔堵之竄逸不
待杭城既破之後耳金陵洪逆死守弗去其志甚堅今冬忠侍
再往救援一次如果猛撲而官兵不動則忠侍必倣石達開之
例改圖西竄而洪逆之堅守一年二年均不可知鄙意妄度如
此其幸而不出於此則國家之福也朱唐勇丁缺額此間亦有
所聞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點名殊不可得近日各營弊
端甚多不僅缺額一事鄂中積習有更甚於此聞者若軍務不
速完竣正不知遷流之何極耳

覆沈中丞

李復猷股匪頃得湖南信業赴凱章處投誠將李西解至粵省
似此江西南境或可暫安而北境則爲慮方長幸賊勢已衰不
似昔年之剽疾韓軍於開正後再由撫州以還饒景當不爲遲
味根淪逝深堪痛悼弟以尊處必先行入告故至今未爲陳奏
望將疏稿鈔咨敝處其族兄達川方伯將赴蜀中亦欲先覩爲
快其部下陳道鳴志最爲味根所許而資望尙淺不足統轄各
提鎮味根病篤時達川曾與商及替人據稱惟其從兄江忠朝
人較穩練物望歸之十月間馳函促之來皖如其言來臘月可
到此外無人可承其乏此達川之論也弟與楚軍同事之日極

少左帥與岷樵兄弟暨印渠味根諸君子周旋較久氣誼彌篤如江忠朝不肖從軍尙當緘商左帥擇一賢將暫爲統理目下軍無統率必不得力韓軍北行以後尙乞閣下於韓段劉張中酌派一人至石門一帶與席軍爲犄角之勢硯香識力過人聞其麾下無一良將亦足慮也釐務屢釀巨案自是辦理不善當囑彼雲二君蠲除煩苛崇尙寬大仍求閣下體訪情形時加訓迪俾得免於大戾是所至禱

覆李少荃中丞

前接賜書旋得克復蘇州無錫各捷報頃又讀籌畫大略一片仰見高掌遠躡氣吞醜虜而智邁羣倫佩慰何浹戈登之事僅

見於

寄諭中不得其詳比已稍就馴擾否自苗逆授首蒙城

解圍淮甸大致肅清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朱萬隆李萬春苗

景開等均未就戮而邸帥部將宋慶等氣節殊甚殺李世忠部

下提鎮朱元興等數人反以李部攘功爭鬪入奏蔣毛進攻正

陽宋慶亦以爭功罪之而富副帥與義渠結怨甚深邸帥亦爲

所動必須將此數段者調停解釋而後將苗黨捻酋擇尤誅殛

淮上庶有奠安之曰南岸自進圍紫金山後金陵接濟已斷李

秀成入城苦勸洪逆棄城同逃洪逆不從大約猛撲數次之後

忠逆則竄流江楚洪逆則死守勿去未知何年始得永畢永訖

也皖南之毗連江西者業派兵分守八城江西北境如石門洋